

遍地英雄

第二炮兵部队抗震救灾实录

徐剑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通地英雄

第二炮兵部队抗震救灾实录

徐剑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遍地英雄/徐剑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-7-5006-8465-7

I.遍... II.徐... III.报告文学-中国-当代 IV.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50032号

责任编辑 金小凤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(010)84015592 营销中心电话:(010)84039659

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00×1000 1/16 14.75印张 2插页 240千字

2008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8年10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印数:1-8000册 定价:26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84047104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幕 并非黑色幽默的震前三分钟 | 001 |
| 第1章 寂静山谷 | 005 |
| 1. 锦官城里 | 005 |
| 2. 寂静山谷 | 010 |
| 3. 龙泉驿上 | 015 |
| 4. 嘉陵江畔 | 021 |
| 5. 上将情怀 | 025 |
| 第2章 第一时间 | 033 |
| 6. 最后一位离开北川的上将 | 033 |
| 7. 百日之内两度出征 | 042 |
| 8. 千里之外 | 047 |
| 9. 向北川报到 | 053 |
| 10. 第四责任区总指挥 | 059 |
| 11. 兵出秦岭 | 065 |
| 第3章 生命之门 | 070 |
| 12. 尖兵团长 | 070 |
| 13. 关西汉子 | 075 |
| 14. 安全员阮祥卫 | 080 |
| 第4章 北川记忆 | 083 |
| 15. 活着,可要记住 | 083 |
| 16. 一天救了三人 | 089 |
| 17. 喋血之痛 | 097 |
| 18. 走进陈家坝的第一位少将、中将 | 100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19. 北川废墟里的普通一兵 | 105 |
| 20. 金库门开 | 111 |
| 21. 夫妻双双在北川 | 115 |
| 第5章 一支部队与一座城 | 122 |
| 22. 汉旺之钟,凝固在2点28分 | 122 |
| 23. 震后绵竹市沦为一座“死城” | 123 |
| 24. 一座死城活过来了 | 126 |
| 25. 横刀立马关门山 | 130 |
| 26. 中国军人的智慧 | 136 |
| 27. 三天三个奇迹 | 139 |
| 28. 示范工程惊蜀天 | 145 |
| 29. 经历唐山和汶川大地震的将军 | 148 |
| 第6章 死亡谷里 | 152 |
| 30. 勇闯老虎嘴 | 152 |
| 31. 睢水之殇 | 155 |
| 32. 一条狗与六名军人 | 158 |
| 33. 每天走进死亡谷,却说没故事 | 163 |
| 34. 不敢看死尸的指挥长 | 169 |
| 第7章 天使之翼 | 175 |
| 35. 几个熟人的故事 | 175 |
| 36. 忠孝可以两全 | 178 |
| 37. 红十字之旗猎猎飘北川 | 183 |
| 38. 一生中最难忘的野山花 | 187 |
| 39. 禹里的日子 | 192 |
| 40. 谁说“80后”无好汉 | 196 |
| 第8章 老鹰岩下 | 200 |
| 41. 再探老鹰岩 | 200 |
| 42. 见证老鹰岩 | 202 |
| 43. 与一块岩石较了一天劲 | 205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9章 禹里在望 | 208 |
| 44. 道桥专家宋希安 | 208 |
| 45. 走向禹里 | 212 |
| 46. 小个子杨靖宇 | 215 |
| 尾声 报告中南海 | 223 |

序幕 并非黑色幽默的 震前三分钟



一场劫难将至，大自然有些神秘的密码，却是人类无法预知和破译的。听了二炮驻某所总代表袁洪大校讲的震前三分钟的故事，我并不认为是黑色幽默，反倒觉得是冥冥之中一种命运的前尘与预兆。

其实，与袁洪相识，恰好印证了一句很文学的话，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。

我重返灾区后，走进西南某科学院采访，几位年轻军代表向我力荐一首写汶川大地震的歌《美丽家园》，说此歌感情丰沛，旋律优美，颇得四川民歌余韵，妇孺皆唱。

我问词曲作者是谁。

他们说袁洪。

袁洪是谁？我搜索记忆，印象之中的词曲作家没有此人。

我们军代表室的总代表啊！

业余玩家。

他们说对，不过，玩得挺上档次。

我不以为然，接着进行采访。结束时，已到了午饭时间，军代表胡鹏是个驴友，告别时突然与我大谈理塘的毛垭坝草原和德格印经院，颇投缘。我本来站起来要撤退了，他最后恳请道，听听《美丽家园》这首歌吧，保准你不会后悔。

我点了点头。

胡鹏抱来了笔记本电脑，点开播放器，屏幕上立即展现一首配有画面的MTV，男女对唱，那高亢忧伤的川江号子，朝着汶川，朝着岷江，朝着龙门山脉，朝着巴蜀之地的美丽家园一声天唱，立刻将我的魂魄掳走了。

沉浸于悠扬感伤的旋律中，歌未毕，我的泪水已涌了出来。

袁洪现在哪里？

在重庆军代表局开党委会。

正好我要赶到重庆采访蔡新明局长,那就将袁洪和其他总代表一网打尽了。

见到袁洪,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。我正在包间里吃饭,他主动找进来了,说,你是徐作家吧。我点点头,招呼他坐下。

他说我是袁洪,今天有好几个电话从四川打过来,说你要采访我。

我说对,准备安排在下午或者晚上进行。

他说对不起,下午一散会,我就得赶回去,抗震前线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呢。

我说,那就午饭后谈。

他说你慢慢吃。退出门去了。

吃过午饭,我到六楼他住的房间。寒暄过后,他没有给我讲他创作歌曲《美丽家园》的背景和心情,而是讲了他所经历的震前三分钟故事。一个闻所未闻的大自然的传奇与巧合,令我大惊失色。

袁洪不动声色地说,5月12日,二炮装备部部长张启华少将来到西南某科学城。昨天,重庆军代表局刚宣布命令,袁洪和谭奉明对调,双双擢升驻科学城两个研究所的总代表。本来要马上交接工作的,张启华部长交代,还是等下一步司令员调研过后,袁洪和谭奉明再走马上任。那天中午,他与蔡新明局长、徐宜行总代表、尹红军主任、孙春泽处长、侯龙参谋在二招一楼会议室,研究首长视察的行程线路,准备打印出来,好在2点30分向张启华部长汇报,然后开车出去实地勘察。

到了2点25分,蔡新明局长说,我上楼去接张部长,你们马上打印出来,车准备好。

蔡局长转身离开了。到了2点27分,装备部参谋侯龙一直未将打印机格式调整好。

孙春泽处长看了看表,张启华部长就要下楼了,便说,侯龙,你快一点啊,张部长马上就要到了。

站在一边的型号办主任尹红军开玩笑说,给你最后一分钟。

又坐了十几秒钟,张启华部长就要来了。徐宜行说,我们去门口迎迎张部长吧。于是,袁洪、徐宜行、尹红军从会议室站起来,往大门外走,边走边回头。回首之间,袁洪那天也是神差鬼使,很搞笑地对侯龙说,可不是一分钟了,还有10秒了,我给你倒计时。

“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……”袁洪与徐宜行、尹红军边往大门口走,

边回头对会议室里的侯龙下达命令,走到二招的大门口,正好数到了0。他还开玩笑地喊了最后两个字:发射!

袁洪的话音刚落,只听咣的一声,大地开始摇晃了。他有点站不稳,又是咯噔一声,他觉得地下又开始颤动了。

“地震啦!”徐宜行大喊了一声。

袁洪和徐宜行、尹红军一跃而出,往大门前边空旷的草地上跑了过去。站在草地上,从未经历地震的他们顿生了一种恐惧感,大地像波浪似的晃动,人站立不稳,脚下掠过一阵巨大的轰隆的地啸,周围高楼像风中森林一样,摇摆不定,嗡嗡的地啸与哗啦的断裂之声,汇成了一曲人类末日将至的哀号,令人战栗不已。袁洪朝远处眺望,正在新建的高楼上的塔吊,地震一瞬间,长长的吊臂如金刚手臂一样,被上苍无形的巨手轻轻地拧下,蔫了一样地弯曲下来。

也许绵阳科学城里的苍生命不该绝。所幸,大地震颤之中,并未发生房屋倒塌。

听完袁洪倒计时发射命令后,侯龙突然感觉整幢大楼在剧烈抖动,楼板咯咯地响,他和孙春泽处长所在的会议室,如狂涛中的一叶轻舟在颠簸。“处长,地震了!”侯龙朝孙春泽喊了一声。那天天热,会议室的窗子开着,他便朝窗外一跃而出,孙春泽也紧随其后,落到了草地上。

而上贵宾楼三层接张启华部长的蔡新明局长,却遭遇了一场噩梦惊魂。

2点27分,蔡新明坐电梯上楼。到了三楼,二炮机关来的甘敏部长和几位处长已经伫立在走廊上等张部长了。这时,张部长已经迈出一只脚,楼道便开始摇晃,先是东西方向波浪似的摇荡,接着便上下跳动,最后竟然旋转了。蔡新明第一感觉是地震了,看到张部长退回屋去,他见一个屋的门开着,一个箭步冲进卧室,本能地抓起一个枕头顶在头上,快步如飞地钻进了洗手间,见洗漱台下有一个空处,他毫不犹豫地钻了下去。他仰头看了看,如果楼板坍塌,洗漱台还可以撑一阵子。

张启华部长那时刚准备出门,突然地震了,震波掠过的刹那间,他退回客厅,只听咣当一声,电视机骤然落地。环顾屋里,也一片狼藉。他只好待在房间里,挨过了那惊天动地的三分钟后,等他和蔡局长、甘敏部长一行撤出来,跑到二招楼前的草地上,看到驻某研究院军代表室的人员毫发未伤,所有人都撤出来,惶遽的心情才稍稍安定下来。可是此时,绵阳科学城已经瘫痪了,所有的通信联络全部中断。张部长目视前方,冷静地对蔡新明说,蔡局长,到底震中在哪里,要尽快搞清楚,赶快派人到绵阳市地震局问清情

况,究竟哪里发生了大地震。

蔡新明转身对徐宜行、袁洪吩咐道,徐总、袁总,你俩在这里待十多年了,情况熟,马上开车去绵阳地震局询问情况。

徐宜行、袁洪点头,连忙驾车出去了。

半个小时后,仍不见徐宜行、袁洪回来。看着张启华部长坐卧不安,蔡新明说,部长,我亲自跑一趟吧。

张启华点了点头。

旋即,蔡新明局长也登车而去。

迟迟不见归人,灾区情况不明,震心究竟在哪里?整个西南地区的军代表们的境况如何?

张启华部长忧心忡忡,蹙紧的眉头,在叩问巴蜀的天空。

没有答案。可是让一个民族为之落泪的答案,就悬在苍穹之上。

人类一思考,上帝就发笑。我突然想起了不知是哪位西方哲人说过的话。然而,我却敲击着键盘,用古汉字一兵一卒的军阵铸成一首军歌——一首火箭兵部队在汶川大地震中横刀立马的英雄壮歌。

遍地英雄在天府,我试图画出二炮将士们的英雄脸谱……

第1章 寂静山谷



1. 锦官城里

我再次返回灾区采访时，列车晚点整整12个小时。

走出出站口，已是晚上8点多钟了。锦官城里，天黑得晚，暮霭沉沉，天空中飘着细雨，燥热数日的天气，终于凉快了起来。成都军代表室派来接站的小石将我的迷彩行囊放入了后备箱，说，徐主任，廖平总代表、赵总、袁总，还有李斌代表都在酒家等你，已经候了多时。

我连声道谢。

汽车穿过城郭，往人民北路疾驰而去，与震后第三天我来成都相比，街上的汽车明显多了，不时还发生塞车现象。不过，军车在这个非常时期可以非常行驶。在暮色苍茫中，汽车穿过锦官城里的大街小巷，到了文殊院附近一家宾馆戛然而止。我跨出车门，仰首一看，原来是锦苑饭店，便说，今晚还是住成都军区政治部锦苑饭店吗？

主任，你今晚住云龙饭店。小石告诉我。

那拉我来这里干什么？

吃饭啊！

这里的餐厅是宾馆的，很贵的啊。

小石指了指前边的火锅楼说，今天晚上廖总请你吃火锅。

前边是火锅？我上次来时怎么不知道啊？

可能是停业了吧。

啊！原来如此，我来成都最喜欢的就是火锅了。

关上车门，我望了望自己曾经熟悉的大堂和雨檐儿，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留在了这里。

5月15日飞抵成都,下车之际,恰好在这个停车场上,我们提着包刚走到雨檐儿下,门童挡道,不让我们总政采访分队一行人进门。询问其故,就在我们下车的那一刻,一场余震发生了,整座成都市又摇曳开了。可是因为刚停车,我们这批作家、音乐家和小品剧作家提东西,注意力分散,都没有感觉到,而忽略了下车伊始的第一场余震。

此后的几天,我们连续进入都江堰、汶川映秀、什邡荃华镇、绵竹市的汉旺镇,一次次经历了余震,一次次看到了生命的奇迹。每到一地,皆有埋在废墟下的生命被救出。5月19日,我们到了映秀镇漩口中学,在整个民族和国家默哀的时刻,我们凝望着由五层楼陷落成二层的实验楼,在神州汽笛、警笛、喇叭鸣响的时刻,深深地三鞠躬。那一刻,我的泪水涌出来了,因为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,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,都垂下头颅,对生命伤逝,对殉难者充满了悲悯和敬畏。

那天从漩口马尔康铝厂到映秀镇上,我们来回走了12公里,足足走了四个小时。黄昏时分,才重新登上冲锋舟,往紫坪铺水库的大坝上乘舟而去,结果途中又遭遇了一场余震,滑坡的山体落入水库之中,噼噼啪啪的落石与泥土坠入水里,黄尘飞腾,终成烟柱。胆战心惊之后,终于在夜幕四合之时,回到了紫坪铺大坝,登车返回成都。进了城里,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。吃过晚饭后,回到房间,恰好电视上在滚动播出今晚有七级大地震消息。我稍事休息,前往中国作家采访团的驻地去看高洪波团长,因为我还是他们团中的一员。去时还能打上出租车,但是等我与高洪波、何建明见面后,再返回时,街上已经没有出租车了。整座城市正在大逃亡,往郊区宽阔之处逃之夭夭。我站在路旁等了半个多小时,不见一辆出租车驶来,后来我只有沿街边走边打的,仍未能如愿。

这时站在街边的一位年轻女孩看我穿一身迷彩,说,解放军同志,打不到的了。你去何处?

文殊院旁边的锦苑饭店。

我也要去文殊院。带你去好吗?

谢谢!

于是,我与这位素不相识的女孩,往左,再往左,朝文殊院方向步行而去。这时,环顾沿街两旁,不能驱车出城的百姓众生,只好扛着椅子、凳子,坐到了街边上,度过一个不眠之夜。

大约走了40分钟,文殊院在望,那个女孩将我引导到了锦苑饭店只差二三百米的地方,说,已经到了,晚安!

谢谢！四川的老百姓真好。我感叹道。

是人民子弟兵好啊。那个女孩最后对我说了句便消失在夜幕之中。

我回到锦苑饭店，总政带队的采访团团长、副团长李福祥和李亚平干事已经为每个人买了一床凉席，让我们睡到锦苑饭店的停车场上。所有人都搬出来了，我也不能掉以轻心。我匆匆上楼，溜烟跑进房间，抱上被子和枕头，提着我的笔记本电脑就冲下楼来，在停车场上与八位采访小分队的同仁作曲家刘青、小品作家王宏、词作家赵大鸣共一个停车场，共一片星空下的深邃。

那天晚上，我在停车场上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我找来一把椅子，将笔记本电脑放在椅子上，人坐在花台上，开始为《光明日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写一篇散文《站在地震圆心上的哀思》。写作过程中，恰好二炮工程技术总队的宣传科长皮祖峰送稿来到锦苑饭店。他没有开房间，却想洗一个澡，我将房间门禁卡递给了他，自己仍埋头写作。直到他洗完下楼，看到总政来的名人大多已经入眠，而我却在那里写作，他打开卡片相机，拍下了我在夜幕中写作的一景，说，这是一张最有意义的照片。

此时，已经是深夜一时许了。

写到两点多钟，文章落下最后一个句号，我的笔记本电脑电池已耗尽了，只好送到大堂里充电。我则躺在地上，与成都人民共同度过今夜，等候那场所谓七级大地震袭来。直到拂晓，也不见摇晃城郭，知道被乌龙了一回，我抱着被子回到房间睡了，一梦到了中午。

前度徐郎今又来。在细雨绵绵之中，我又进入了锦官城，而且就在上次住过的楼前吃饭。

此时，成都已是万家灯火，久违的人间烟火重又袅袅漫溢，未跨入火锅城门槛，已闻火锅之香。步入三楼，小石在第一个包间推门而入，引我进门，只见成都军代表室新任的总代表廖平和赵光辉高工、军代表袁永刚和李斌皆坐在火锅桌前打扑克。

握手之际，我连声说对不起，让你们久等了。

赵光辉说，都是老朋友了，何必客气。

我仍有愧意，说今晚点12个小时，让我都等到不耐烦了。

廖平说，我们从6点就来这里，双扣打了十多局了。

谢谢，到底是老朋友啊。

为徐主任接风，思来想去，我们觉得火锅最对你的口味。

呵呵,知我者,成都军代表室的弟兄啊。

坐定后,凉爽的燕京啤酒倒上。蓝色的火舌烧起来了,一片麻辣香味弥漫房间。我说,地震过后,5月15日我来了成都,未打扰各位。

赵光辉老总说,见外吧?你来成都也该会弟兄们一下啊,若有不便,我们也都都可以援手。

知道你们在保障二炮抗震救灾部队,很忙,就不敢打扰。当然,我们有成都军区接待,是重点保护对象,就不劳驾兄弟们了。

碰杯之后,我说,廖总啊,什么时候安排时间,我采访你们代表室的老总们?

廖平此时上任刚好一个月,说,都是老朋友了,就边涮火锅边谈吧。

地震那一刻,你们在做什么?

李斌当仁不让,说,地震那一刻,我正驾车拉袁永刚代表去一家工厂参加质量审核会。车过三环,突然一阵颠簸,前边的车停了,以为是塞车。我打开车门一看,突然觉得站立不稳,但是并未意识到地震,可是有点头眩耳鸣,恶心想呕,只听地心深处一片啸声四起,大街两旁的房子和林阴道上的树木,先像波浪般地左右晃动,随后又像漩涡似的旋转,抖来晃去,我们顿感双腿软弱无力,差点坐在地上。一直持续了三四分钟,只见对面的车子也在跳荡,最后才停顿下来。

幸运啊,如果是成都大地震,你们就可以逃过一劫。

廖平总代表摇了摇头说,假如当时震中在成都,我肯定小命休矣。那天中午廖平驾车送两位局里的参谋助理员到双桥子长途汽车站,赶大巴回重庆代表局。回到城里,已经是2点20分,驾车驶到成都军区所在的北较场附近,突然在三十多层的“一号公馆”前出现了塞车。他没有在意,耐心地等待前边疏通。这里正在修建地铁,周遭既有当年烂尾楼改造后的一号公馆,又有正在修建中的一号线的人民中路站点,路面很窄,阻碍物又多。等着等着,突然觉得车在抖。那天天气有点热,廖平说他一直在开着空调,以为卧车的带速不对,连忙关了空调。可车子仍然在摇晃,只听车外所有的车子都在鸣笛,他觉得有点不对劲,摇下车窗,天哪,三十多层的一号公馆就像疾风中的白桦树一样,随风摇曳,随时都会倒下来,而他连拉开车门逃的空旷之地也没有,只好使劲按喇叭,终于通过了红绿灯,调头到了军区新华宾馆的空旷处,才止住了一场惊惶。

惊魂甫定,他突然想到了单位的同事,连忙打电话,却发现电话已经打不通了。

随后他夫人发来一条短信,告诉他刚才地震了,她平安无事,正与所里同事一起撤离到安全地带,他才想到,短信可以发,连忙给室里几位军代表发短信,迅速地联络上了。

李斌点了点头,然后仰起头来,说,感谢上苍,天佑成都,如果不是千年都江堰造成了冲积扇平原,这座离龙门山脉只有60公里的数百万人大都市就完了。

是啊,我也感叹道,假如这次大地震的震中在成都,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,要倒退20年。

李斌的话音刚落,赵光辉老总说,地震那一刻,我正在某研究所二楼鉴定一个项目,所里的所长、高工将近百人都到了会场。地震过后,我跟着人流冲出会场,往楼梯蜂拥而下。这时从各个楼层涌下来的人流已经将楼梯塞满了,但走得却非常有序,没有一个人慌乱。可是下楼的速度实在太慢了,楼道墙上纷纷落下灰尘,晃得许多人都站不稳。我们一步都挪不动。

这时,一位副所长急中生智,说还是回到会议室,躲在会议桌下,可以逃过一劫。于是,赵光辉老总和与会的一些专家领导重又退回到会议室,钻到了会议桌下。他发现在那狭窄的地方,居然一下子钻进去三个人,而那位副所长的屁股和半个身子都露在外边。

终于熬过了漫长一瞬间。天上一瞬,人间百年,躲过了一场百年之劫。足足待了十多分钟,震波过去了,赵光辉才同与会者走出会议室,从楼梯口逃了出来。这时他发现,他们刚才开会的这座办公大楼已经多处出现裂隙,墙体瓷砖掉成了一个一个疤痕。保安赶过来,拉起了一条绳子,再不让人进去。可是赵光辉的三菱车仍旧停泊在楼下,他想去开车,却被保安挡住了,说,没有所领导的指示,任何人不许进去。

赵光辉说,没有车,我回不了城里,还有一个会议等着我呢。

一位副所长说,赵总,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生命诚宝贵,车算啥啊。

赵光辉点了点头,只好从研究所里出来,打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城里。

这时,办公室里的人在新任总代表廖平指挥下,顺利地从三楼的军代表室撤了出来。刚上任一天的总代表廖平,得知军代表室和家属子女无一伤亡才松了一口气。可他却再也联系不上自己的妻子,只好开车去找。

赵光辉毕竟是第一任总代表,此时不见廖平赶回来,只有替新任总代表做一回主,说,撤吧,我们都撤到温江去,那里军代表室已经为我们找到一块空地,可以搭帐篷。

到了傍晚,可以通手机了,廖平的电话打过来,说,赵总,大家怎么样了?赵光辉说,我替你做了一回主,将所有的军代表和家属子女都撤到温江了。你夫人找到了吗?

找到了。廖平长长地舒一口气,好!我马上向你们靠拢。

一场惊魂之难,让一座锦官城开始了百万人的大逃离。

2. 寂静山谷

那天下午,袁洪和徐宜行驾车转遍绵阳城的大街小巷,就是找不到绵阳市地震局位于何方,停车下来问城里的居民,人们都摇头说,谁知道这些龟儿子蜗居在哪里。要命的时候,都见不着他们的影子。

袁洪有点失望,徐宜行也站在一旁无可奈何,最终放弃去寻找绵阳市地震局的打算,转而寻找这座城里最高军事部门绵阳军分区。驱车驶入军分区大院,找到了司令和政委。政委叫徐文良,曾经是《解放军报》的名记。从他的口中,袁洪和徐宜行得知,网上已经发布消息,震中在汶川,震级为7.8级。

得到这个消息后,两个人刚想出去,发现军代表局的蔡新明局长也赶到了,报告情况过后,他们想得到成都战区的指示。军分区的领导说,汶川情况不明,已经与外界失去了联系,军区正在派直升机强攻汶川,一有情况,随时通报他们。

回到某研究院,向张启华部长报告了震情。

张部长严峻的神色,终于平和下来。他立即向北京二炮机关汇报,询问靖志远司令员能否如期前来视察。北京方面告诉他,鉴于四川已经成为重灾区,司令员视察的行动取消。首长有话,张部长一行返回北京。

而此时,成都双流机场关闭了,四川回京的通道受阻。

张部长,从重庆方向返京吧。蔡新明建议道。

张启华点头同意,并叮嘱蔡局长,老蔡,我们走后,你们一个要搞好自救,另一个要尽快恢复生产。

蔡新明说,部长放心,我们决不会辜负二炮党委和首长的重托。

这时,车子已经就位。张启华环顾左右,跟随自己而来的特管部长刘伟还未露面,他交代道,等刘伟部长到了,一起走。

此时,所有的人都在担心刘伟的安危,因为今天早晨,他驱车进了山谷,此刻一点消息也没有,生死未卜。

将近下午4点钟,刘伟终于露面了。

见他从车里跨出来,所有人都问,地震的时候,你在什么地方?

刘伟说,我已经离开江油了。

没有在山里经历过地震?

刘伟摇了摇头说,没有。如果中午我不坚持,在山里边吃饭的话,地震的时候恰好在山道上,那么山体滑下来,就在劫难逃了。

那为何你不在里边吃饭呢?众人问道。

刘伟说,我也不知道,也许是鬼使神差吧。

5月10日,张启华部长将刘伟叫到他办公室,让他迅速飞到绵阳去,为司令员到军工企业和军代室调研打前站,山谷所有线路和要看的地方由他把关。

翌日上午,刘伟部长带着严军处长飞到绵阳,当天就听到了厂家和军代表的汇报,随后他要求12日早晨就进沟里去检查司令员要看的项目和线路行程。

5月12日早晨6点30分,刘伟提前吃了早饭,便在科技部一位副总师唐录成的陪同下,带着谭奉明总代表一起向山谷开进。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。

第二遍检查过后,刘伟又提出一些小的整改意见,等会议结束时,已经是11点40分了。

郑根柱书记见刘部长执拗地要走,也没有再留他。

刘伟离开禁区的时候,他抬腕一看表,已经过了12点。晌午的太阳正浓,山里的气氛有点诡异,他与陪自己同来的唐录成、谭奉明一起,匆匆往山外疾驰而去。

出山之后,刘伟找了一家路边小店,匆匆吃了顿午餐,便往绵阳方向赶去。进入江油到绵阳路段,绵阳收费站在望,横亘于路上的收费站拱门已遥遥可见,也就不到一公里的路程了。突然,刘伟发现自己坐的那辆奥迪卧车左右摆动地在跳,他的第一意识是车轮爆了。刘伟连忙喊,快往路边上靠!

然而司机打方向盘时,发现已经失灵了。

司机连忙踩刹车,靠惯性向路边滑过去,但是车子仍然在乱跳,强烈地抖动。

终于停住车了,刘伟拉开车门下来,发现自己站不稳,天旋地转,心里一阵阵发慌,想吐。而迎面驶过来的车,也在路上乱跳。他扶着卧车站住,发现公路两边的村庄和学校在纷纷倒塌。公路开了合,合起来又分开,裂开了